



中国现代文学

老向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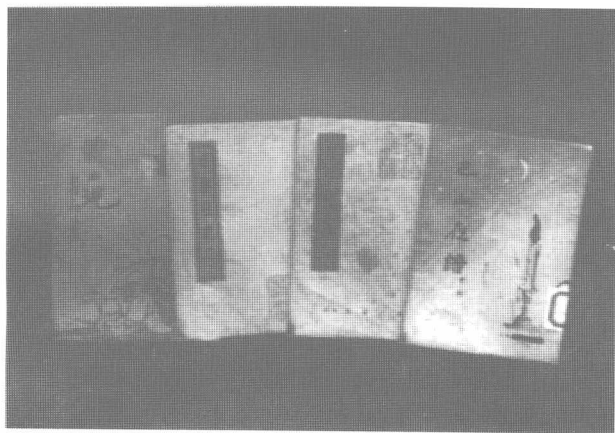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老 向



老向作品书影

目 录

长篇小说

庶务日记	3
------------	---

中篇小说

秃油锤	71
-----------	----

短篇小说

村儿辍学记	95
糖瓜祭灶	101
故都黎明的一条胡同儿里	104
换一换年头吧	109
掉在井里	112

寄包裹	117
其实	119
半疯	126
郊外窥井记	132
城姑下乡记	136
乐园遇难记	148
露生子	154
灶神絮语	164
逮走	167
背运的连锁	170
一日之内	176
赶考记	182
难产记愚	188

散 文

村声	197
柳芽儿和榆钱儿	200
乡下人的春天	202
扫帚	205
定县的平民教育	209
孙伏园先生	218
磨而不灭录	224
年节旧账	231
北伐文献拾遗	236
编爆在湖南	244

前线通信	249
烟酒不分家	253
月亮故乡好	256
段承泽与武训	261
民间艺人	265
抗儿诞生记	267
酷暑一日	270
记缺德轩	274

说唱作品

居官书绅歌	281
鼠窃横行	282
抗日三字经	288
关于抗日三字经	292
抗日千字文	294
关于抗日千字文	297
 老向小传	 300
老向主要著作书目	301

长篇小说

庶务日记

四月二十四日

高科长来了。高科长说过：“那个公鸭嗓儿的卖青菜的一吆喝，我就知道是上衙门的时候儿了，用不着看表。”

我们正站在院里一棵玉兰花旁边闲说话儿，猛听见门岗放开了嗓门儿喊一声“立正”，不用抬头，就知道是高科长来了。——门岗要不是对庶务科长这样正管儿上司，不会卖那么大力气喊“立正”。

我们装出急急忙忙的要到办公室去的神气，紧走了两步，忖着劲儿恰巧到了办公室的门口儿，科长跟着也到了；于是我们站立两厢，让科长先进去。这虽然是细节，可是在混衙门的人就不容无视。科长对于这一点儿，曾经面奖，说我懂规矩。赵科员虽然在法国待了好几年，可是他没有这点儿机伶劲儿，所以他每月比咱少挣五元而只有四十五。

当差的，不，工友，给科长打了个手巾把儿，两头凉，中间热，拧

成麻花的样子。科长一边儿擦着脸，一边儿说：“次长公馆在九点半钟要两辆汽车，想着点儿，别误了。”这是对我说的。我立刻拿起笔来就记在便条儿上，大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这点儿事还会记不住？”的气概。

“次长公馆要打书架子，材料要顶贵的。你去金陵大学图书馆，找他的主任，参观他们的架子的样式，比着做。”这是科长命令赵科员的话。

“哈次长家里，屋里都满了，哈再要书架在哪儿摆呢？”赵科员怀疑的说。“哈”是他的口头语儿。

科长瞅了他一眼，没言语。赵科员还以为是科长接受了他的高见，很得意；又接着说：

“哈不该是南京的木匠太笨，怕做不了；哈像法国的书架子……”

“又是法国，又是法国！你眼前是在中国呢，你知道吗？”高科长说的声音并不高，可是很有劲，颜色也涂着适宜的严厉。

赵科员当头挨了一棒，好像下象棋被人打了“闷宫儿”，紫着脸，拿起帽子来，说：“哈么我就到金陵大学去就是。”

赵科员出去了，科长似乎余怒未息，说：“真讨厌！动不动就提法国，好像法国是他们家里的。要没有你们这些外国通，中国的事儿还不至于这么糟。咱没到过法国，一月照样儿拿他三百五，你在法国待了十二年，也不过净给人家送豆汁儿来着。”

“真是的！”我接了这么一句。我常接上这一句，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今天是次长太太上芜湖去，我得送她上船，到九点你想着告诉我一声儿，我此刻要到吴秘书屋里去。”科长这样说了，又点着一枝烟，才迈着沉着的官步儿出了办公室。

我又用笔在那便条儿上“九点半，公馆，汽车”之下，添了“九

点,科长送”几个字。然后扯下这张便条儿,贴在眼前的墙上。科长嘱咐了会子,真个的再忘了,那还算什么公事?

吴秘书要到云南去调查什么案子,我们语焉不详,就知道他自己说:“这是充军去。”当人们向他道喜的时候儿。可是科长们的私议,说他要运动公报处的处长,而现任的朱处长是次长的人,所以他这趟远差使就决定了。可也有说这是次长赙济他。总而言之,衙门里的事儿,复杂。

公报处朱处长提议要给吴秘书饯行,当然没有不伸着双手赞成的。因为作官要免去应酬,似乎也太寂寞了。每逢宴会,定酒席当然是庶务的责任。可是在哪一家饭庄,他们的意见分歧,老也决不走。先写了一批请客帖,说是在北门桥;后来又改在府东街;还没五分钟,又说改在次长公馆,因为这样儿,在吃饭前后还可以打八圈牌;可是又有人说饭庄来回车钱,再加上烩菜钱,至少得多费四五十元;于是“在次长公馆”这个提议取消,还是到府东街。

这一批请客帖刚刚打发清楚,吴秘书要还席的一批接着又来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作官的万不能输理。不过书记们最怕给吴秘书写东西,因为他要看着哪个字儿写得不如意,他会当面撕了;把书记大骂一顿。他太要面子,平常穿的衣服上连个褶都没有,永远像是新换上的;未曾坐下,先看看椅子。喝水轻易不用别人的茶杯。衙门里都说他又尖又酸。

次长也要了十个请客帖去,不知道是请谁。

这样儿,这上午的办公时间,就很容易混过去了。可是忙的连报也没有顾得看。

下午一点多钟,高科长自江边儿上回来。不住的称道次长太太的能干,要不是岁数太大了,简直可以说是模范女性。他自己认为可笑似的,这样说:“刚自码头上送走一位太太,又从车站上接来一位柳女士。”他认为最得意的是同柳女士坐着一辆汽车在马路上

跑。这一次才使他不能不打心里称赞柳女士的美丽。

赵科员进来报告他到金陵大学参观书架子的结果。他说：“哈木料是麻力的最好，松木有胶质，黏书皮，不很好。哈宽里最多不能过三尺，再宽了，中间最容易压得凹下去。哈高里不能过六尺五，再高拿书就不方便了。”

“作几层啊？”科长问。

“哈，我没看清；哈木匠总知道……”赵科员回答着没什么把握。可是科长没有再往下追，只说：“你去叫木厂里老板，领着他去看看样子，讲讲价儿。”

赵科员听了刚要走，科长又说：“回来！次长公馆要搭凉棚！你想着这件事儿！等次长太太回来了再搭！昨天酱油是打哪儿买的呀？”

“哈是在府东街买的。怎么样，还能用么？”赵科员问。

“下回还买那儿的！今天我问次长太太，说比上次买的那个略好一点儿。”

“高科长！处长在秘书室，请你就去！”一位工友这样说。

“好。就去！”科长说：“没别的事儿，又是要汽车。公家这么几辆破车，谁也想揩油！”说罢，吸着烟去了。

四月二十五日

我亲眼看见高科长在五分钟内打了两个重要的哈欠：一个是在他刚走进衙门，对着门岗扬手还礼的时候儿，嘴张得极大，时间也长；一个是跟赵科员说话的时候儿，嘴虽不大，而表示疲倦的程度却很深。

“我才真是冤大头呢，输钱还不算，还得陪着他们熬夜！待会儿我得回去睡觉，大概次长在上午也不能来。”高科长懒洋洋的这

样说。

“北伐军克复了济南，科长听得说了没有？”我这样插了一句。也可以说是“管丈母娘叫大嫂——没话找话儿”。

“昨天夜里就听说了，外交部的一个人给次长打电话说革命军到了济南；那时候儿次长刚和了个满贯，赢了好几百块。”科长说。

“哈不用问，柳女士一定在旁边支着儿来。”赵科员说。

“你怎么知道？”高科长对赵科员诘问着，显然的表示无限的惊讶。

“哈全衙门里的人，有几个不知道的呀？”赵科员说着，狡猾的一笑，仿佛说不要瞧不起老赵，老赵也会知道别人的，甚至于次长的秘密。

高科长听了，拼命的吸了两口烟，也似乎正在找话说。这时候儿，搭凉棚的老板开了一张估单，拿着进来；书记把工友们的工资簿已经造好，也拿着进来；科长接过估单去，还没有顾得看，朱处长和吴秘书又大声说笑着进来。一间庶务办公室，立刻挤满了。

“老赵！我听说上月你的小脚儿媳儿找上你来了，你怎么说是你妈来了呢？”吴秘书见了赵科员，照例要痛痛快快的嘲笑一阵。

“没有哈么回子事！”赵科员万分局促的说，脸上红红的，预备跑出去。

“别跑，老赵，有正经话讲！”吴秘书说。

“您老人家有什么话？”赵科员果然停住脚不动。

“昨几个次长夸奖你来，说赵某人面带忠厚，人甚老诚，……”

“哈我谢谢吴秘书。哈请你老人家提拔提拔吧！”

“嘿！”朱处长说，“瞧老赵，嘴里还有这一套呢！净跟着你们高科长学的吧？”

高科长听了一笑。这时候儿，那位搭棚的老板躲出去了。

“你们也睡了一会儿没有？”高科长问。

“没有。”吴秘书答，“要干上两口这个，”说着打了个吸食鸦片的手势，“要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你走了以后，我瞧着司长是支持不住了，还没容我说话，次长早就让人把灯预备好了。这，咱们还有什么客气的？我告诉你，嫖跟赌，和鸦片烟是夜间三友，离开是绝对办不了的。”

“先不要开你的话匣子！”处长说，“我跟高科长说一件正经事。”说着凑到科长的耳朵那儿去，低声说，“今天下午次长请客，您想着派两辆汽车去，给他接客人！”

“好好！可是请您告诉我，次长请谁呀？”高科长把声音也放得很低的这样问。

“请谁？”处长说着用手指头在茶杯里蘸了点儿水，在桌面儿上写了一个“女”字。接着摇了摇头，表示不甚以为然的意思。

“怪不得要了请客帖去自己写，”我心里的话，“原来里边还有许多的拐弯儿抹角儿呢。”

“反正太太已经躲开了，怕什么？”吴秘书插空儿找补上了一句。

“到时候儿，您派车去就是了，不要等他要最好。”公报处长说着同吴秘书就往外走。

“就是，就是，绝对误不了！”高科长说着也往外走，回过头儿来说：“你替我记着点儿！”

好了，庶务室暂时寂静了。

“老赵！”我叫了他一声说，“什么事儿啦这是？怎么看着那么鬼鬼祟祟的？”

赵科员把眼睛轮了一下，瞧着屋里没别人，悄悄的说：“哈咱们说个乡下话儿吧，哈柳女士这两天跟次长嫖的一块儿，拿棍子打，都打不开了。”说完咧着厚嘴唇直笑，好像是很得意这句的修辞。

刚说到这儿，那搭棚的老板又到屋里来，说：“我把估单放在这

儿，待会儿请科长看一下子，我听他老人家的信吧？”可是他的话还没完，可巧高科长打外边儿进来了。

“怎么样？”高科长说，“你开的价钱太贵！你到次长公馆里看过了？等次长太太回来了再搭。我现在没工夫，晚上你到我家里去，再讲价钱，现在你先回去！”

那老板的两只大眼睛一个劲儿的转，嘴里间断着应了几个“是！”心领神会，得意的退出去。

“请示科长，哈小孩儿蚊帐和小孩儿床能出公账么？”赵科员说着，随手儿把一张发单送到科长的面前去。

“我不是早就告诉你，凡次长公馆里用的东西，都改成公账么？”科长说。

“哈改是改了，哈你看这不是开的部里的发票么？不过，哈部里没有小孩儿，哈别人要问为什么要买小孩儿蚊帐？……”赵科员说到这儿不往下说，单候科长的口示。

高科长沉吟不语，拿着那张发票出神。

“还有，”赵科员说，“次长小姐荐来的那位工友，给多少钱？按规矩，新来的工友都是十二元。”

“这不能按十二元给。”科长说，“这张发单先搁在这儿。你先去看他们信差谁在家，让他立刻到次长公馆里去。”

赵科员出去了，高科长也戴上帽子回了公馆。十二点到了，下衙门的铃铛一响，并没有剩下几个人从大门里走出去。因为一部分没有来，一部分早散了。

下午奉命参加一个中华国民拒毒会，有人报告说，今年中国自种鸦片收成很厚，销路也不坏。有人说盼望中国能达到自种自吸的地步，也可以挽回权利。归来雇人力车一辆，车钱小洋两毛，折合大洋壹角柒分五，出公账。

到四点钟的时候儿，我要去找科长告诉他说：“该给公馆派车